

古

奏

議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

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蔬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隨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譏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
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
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
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
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
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
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小奔波。棄其業火。若不卽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官禁。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於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未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唐宗迎佛原非見佛吉也而文公亦特以年壽禍福推其感之必要之佛吉竟在禍福人處其吉最微不可得而言也惟曰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于得者世教大是巨眼此文公一生有補之文

往往見今之儒佛不干綱常大段處立論而干其心作微妙法上大肆折詆嗚呼其真癡兒謗佛增罪者耳何以祛高明之惑

復讐狀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謹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

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
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
凡殺人而義者。令弗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
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
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
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
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
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讐
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

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牟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情 証當而覆核第所謂酌其宜而處之語尚不盡

韓愈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沫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

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

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禘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與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祭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禘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

周祖後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屬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

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
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情禮俱暢、韓公生平文多奇、此議禮文詞
甚雅醇、當與漢劉歆、韋玄成等議相參

駁復讐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宵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

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是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以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

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
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
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
于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文精嚴如法史當與韓子文參看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臣某言賊泚遁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愚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

懷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
思效之心騰騰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
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
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
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
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
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
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
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
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

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

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
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
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
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
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
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
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
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
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

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包魚鱗，干中國，飲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

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耻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

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
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
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
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畧施於百勝
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
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
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
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
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諭往古成敗或問人間
事情每言及諸王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

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
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
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
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
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
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
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矣貞觀之理
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
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
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

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太平之業滋久
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
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
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
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
俗一靡餘風遂流迄神龍景雲之間皆變倖亂朝聰
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
諫專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
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
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猶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

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謹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歛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誣。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足。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必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馮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漸。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

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畧、虛受廣納、同符乎太
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宵
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
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
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
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謀責
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
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
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畧雄圖、
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

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浸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群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殊帥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名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

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
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
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
歷如彼。當令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與於得衆
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矣。因乎納諫。虧德
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
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
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
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
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已

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通群情、接臣下納諫、從善自右、聖哲所由、昌狂愚所由、覆宜公昌言之、可進之、○麟座

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狀 陸贄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兼許令
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
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
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妄生是非、以爲
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
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
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
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
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爲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群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屢宣密旨備該物理

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才人弱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防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可以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

補無夫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
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
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
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
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患害者臣竊以
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
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
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
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

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
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
也。故馭之以智則入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
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
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
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
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
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
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
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

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箋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

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王。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稱揚君德。歌述王功。或以改過不

名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
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
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
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
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
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
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
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
雍熙之化、沒齟齬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
滯習俗之凡見、以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

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理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策、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

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徇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

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
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
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
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
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
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
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
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
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
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

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銜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

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給必勤說而折人以言。上銜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慙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

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可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滅官竒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

聽亦不易。趙武訥訥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
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
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乞不能對
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
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
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
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
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
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
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纆於側，蓋惡視聽之太

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
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
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
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切爲陛
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堯舜者，故
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
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
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
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
小人固不可辯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

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貪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既況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譏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相半。天

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處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矣。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銜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

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
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辯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
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
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無壅
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
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
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
梓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
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
親不扶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

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

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
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以
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
則群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
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
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
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
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
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
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

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
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
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
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贄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會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恐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

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厲法失人。誘姦聚怨。以私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祗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

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
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輿外幸既
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
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
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齋痛呻吟之聲喫咻未
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
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
之史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
讟或醜肆謳謔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
眊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

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
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
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
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
而人不怨、惠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
譁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
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
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訖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
民散、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仁、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
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

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嘖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辯察茲理灑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

陛下天姿英聖，僕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
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
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
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
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
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
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
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
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
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

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
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
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
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矣。具行之又何
疑焉。怯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
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
冒以聞，謹奏。

六篇損小儲固大寶
令人廢音三獎世

貞豆富
唐宗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
厝、權令造一塔、女置待收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
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
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
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
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
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
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
徇身忘君、臣之耻也、別嫌獎義、王之明也、臣今不敢

言行所耻。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諉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
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
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
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
怨讒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
求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
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
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
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
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

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
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
逆之嫌。其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
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
唯善是求。豈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
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
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
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
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
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

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
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
論之事、下臣愚贛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
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
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明、
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
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
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消消不遏、終變桑
田、談談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
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

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旣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群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益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固大。

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自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况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王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

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

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許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叅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德宗之病只是高直不措爲非職則坐以好名官公誠被此意故與中生往惟碎語不激而清則入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徃徃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相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總攬萬機。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群方自通。此大臣之任。

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續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弊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與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
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
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
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
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慮亦已甚
矣。漢高豁達太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
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
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
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
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

雖冠讐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
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
下睿哲文思。光彼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
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
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
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
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考。怨於不
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
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
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

聖之德而遇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起睿心微
小失而崇丕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
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群疑
今承德音尚冀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
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
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
逆歸欵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
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
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凝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
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

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兇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處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賊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調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園閣一也旣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

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縱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狗義之心。旣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畧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罪旣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

服過而能改亂亦遘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旣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狹狹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

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
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
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
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
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惠澤所及謳歌乃
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
郭隗賢士繼往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
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
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
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

古奏議

一 个 唐

四

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艱危之時全在宣情撫物宣公不爲一刑建言也呵獎異辭總一圖開之術此語直刺中局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闔。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

覆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虜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

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
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群帥事無大小
悉爲規裁及乎童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
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
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
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
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
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祗勞
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
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已義烈發

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全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願具於茲。

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推誠用人不宜口實而重其財是攻病之藥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陸贄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廻、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聞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不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

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東乃察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察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

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關，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京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

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

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克。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

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
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
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
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
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官
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
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
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
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
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

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則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

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旣得其實又察以情。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辨之寃。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資成於橫

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趨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

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

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欺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

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東寮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

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

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

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
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
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
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者
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
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
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
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
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
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

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
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
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
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
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
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
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
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

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消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長官薦屬吏宰執察長官此古精心無爲之理
若疑長官與薦必不行專宰執則舉必不廣必

無以盡天下之神而得人材之用今之薦舉近
厚而傷于濫近公而失其實近精而病于細安
得明粹如宣公者而議之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陸贄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
或川瀆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
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
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
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
慙惶所以黽勉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
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卽議優
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番借訪類會行旅所
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流俗之弊多徇諂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况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規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大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

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懼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徃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

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
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
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
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
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嫗
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
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
儻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聞聖人作則皆以
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
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

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
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
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
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
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
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
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
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
請以聞謹奏

人向是虞巖小民有轉死溝壑耳宣撫
人向是虞巖小民有轉死溝壑耳宣撫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陸贄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依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間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

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群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竒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正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唯明王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旣足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潛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璟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

瀆宸嚴陛下特宥愆愚。苗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公。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泰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事。惟有趙憊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藩之內。尚存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

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
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
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
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
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
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
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
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
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
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

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作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所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

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
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
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
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
但加斥逐謂之檢材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
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
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
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
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亂無
罪不之責也惟情見事實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

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強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造成誹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

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奚不傳。二臣之寃。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實。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勉修廉隅者。蓋由負載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

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耻一惟更啓賄門是忘憂
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危一特操杜絕交一誠
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
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慝之
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
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知
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
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
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
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

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入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

庶長寀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猖夏。耗斲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

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箴言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者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剥

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益稱才智此謂實謂之柄
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
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
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庶耻之道
類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
小者必害於大勿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
滋甚餽餽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
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自見可欲何能
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消流不止
絡繹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斂自昔國家敗亡多矣

古書
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
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
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
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二
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
怠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
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
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
以通物情。繫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寧以來。股肱耳
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亦

焉。陛下踐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伐，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刑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

古義

一

三

三

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一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

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
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
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奢始於
朝廷行於郡國廉耻之風漸廣浸漁之害不萌里閭
獲安郡國斯乂郡國旣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
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
及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
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
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
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

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
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
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
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
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於苗爨折猜疑于通賂折貪賄真是奉公格心
之論而溫厚曲暢言直氣平漢疏雖佳未見粹
白如
此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陸贄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閭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

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獯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徃。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

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
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
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
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
以叙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
而儉狃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
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
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
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
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

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

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卽叙。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卽召禍而

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者，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廢；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造亂，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吐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

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

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

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於慎守所易，
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
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適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
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
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
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
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
害，漸去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
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
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

多方以候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今措置乖方。課責

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
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
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
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
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
常制。謀有竒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
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
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
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
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

欲備封疆禦夷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

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
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
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
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
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
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
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
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般從軍之徒尤被優養
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
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

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願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挫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

亂幸災又甚我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刼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

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
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
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
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
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
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
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
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
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備軍感國、
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褻貶既闕、

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止聞則

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
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
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
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
強盛。爲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
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
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
識迷韜鈴。藝之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能抗。靜
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
制多門。蕃醜之統師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

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變化翕關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使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虓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西河隴右三

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汗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今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阡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

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
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
軍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
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
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
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
雖有厚薄之殊而無失望之意蓋所謂日省月試錄
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萬物人人莫不安其分而
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
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

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造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偏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

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

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

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
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旣專。苟且之
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
閩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
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
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
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
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
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閩責成之義廢。死綬任
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

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任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竟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其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

互相瞻顧莫敢進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于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

度使募少壯願任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
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
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
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
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
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
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
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
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
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

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官并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商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置東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滅姦。

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武。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當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歷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占來如晁錯趙充國廉頗李牧閼將略而其大
端不過屯田徙塞生養戰守爲經久紓徐之計
非如後來貪功生事任勇敢而快一時者如貳
師驃騎之類也宣公此疏俱屬石畫與晁錯趙
充國相參合而其量中國之盛衰夷狄之強弱
以因時制宜則在百世可行者愚竊以今之時
中國內訌而夷狄中強資糧不奉軍而借之以
餽寇持節不加士而委之以和戎幸而戒心无
國大之謀軍士无迫戡之苦尙可徵幸無事尙
戒心不測軍墮突生內外應響不可爲矣識者
不能不爲三復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陸贄

右臣聞於經曰。齊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關恭已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腹。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砥

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汚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壞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踈遠君子故其

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懼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王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

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
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
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
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
宰相。見踈忌。則擬議雖當。而罕命。是使群材仕進之
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
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
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
或其阻執事。而擁群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
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

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
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
諒君子之事。遇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
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
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
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
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
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
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
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

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隋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

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
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壁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
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太過爲言顏子
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况自賢人以降
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木珍髦彥不以
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
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鈞而致嫌故能
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
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
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懲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未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蒞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

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
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
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
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
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
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
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
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
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

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旣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

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於唐虞；臣佐之盛，莫盛於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伯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

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旣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幹。

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并不以一
一貴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
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
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
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卽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
卽入爲九卿從九卿卽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
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
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
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卽卽有前中後行郎中
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

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察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於絲墜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絲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

勲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中。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尋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失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

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大小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群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

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不出。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

至鈞必謬。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

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入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撻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

是眩惑自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塗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千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竊才任吏之法備矣入情而恕量理而嚴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陸贄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緝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閔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

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
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
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
行小惠競誘姦吐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
無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
入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
日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
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
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
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曰科一曰戶

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
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
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
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
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
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
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
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
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
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

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污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其

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逃。不恕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處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

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斲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在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

戶比杖屨。前法亦加之。其地所出田租常賦。別各
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勒
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計其數。是以誘
導墾殖。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
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旣自有恒租。不啻夏八兩
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勤
不妨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
陛下舉而行之。

下等戶。其地所出田租常賦。別各
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勒
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計其數。是以誘
導墾殖。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
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旣自有恒租。不啻夏八兩
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勤
不妨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
陛下舉而行之。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贄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
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
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恆懼夫
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
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
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
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
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旣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

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會然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歛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脩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衣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

及編吐記云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

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
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
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
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
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
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
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
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是爲梗師旅亟興
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
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

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微重計累息食每不充儻遇荐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鄽里或縊死道途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未圖近

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贍戶部
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
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
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
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約每州令錄
事叅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以和糴巡院官同
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
便支用如特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於價錢廣其糴
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
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

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
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
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
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
積平糶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
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未無
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
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備水旱在立義倉此井田以後第一仁術而要
之法無不良存乎其人若倉官自司因而爲利
無不豪猾因而被欺則積虛存其數倉於實無
補官有司應則貪同已去或貽清白之憂人

有過猶道侵欺莫究或破無窮之計請降兵
之不支倘作懼宜之舉借卽非貪盜亦有進移
若上下確守此法官民盡屬忠良豈惟一父之
需實備九年之素愚故以此法之行當急以務
本節用輕徭薄賦爲本而九莫貪於任人

其六論兼弁之家稅歛重於公稅 陸贄

國家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弁。下錮齊人。

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群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恣。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阡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
淫立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
相吞無復畦畝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
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地食質其田廬終年服勞
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
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
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始有畝至一石
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
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
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稼人安

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
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
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
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
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
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徵違。徵損有餘。稍優不足。損
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
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
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

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又聞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鞠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歡、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

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亦即仲舒限田之遺而裁減租價則尤近時可行之法大較貧民力田者可憫而富家倍糧者亦可哀今時之蕪併者特見在勢豪三吳間往往見之而鄉里刁頑欺官詐命在在有之或恃世爲知戶以一畝田而甲乙互租或倚一主勢而假借不足之例而欺瞞善俗而又有私稅不懲其遺公賦不勝其索貧因得利而肆富漸倍償而貧中人無勢有田之家每每患此若循良有司每年驗年歲之盈歎相地方之凶豐收成之際令年父里老從公定租計獲爲稅明示其處田熟該租若干有閭報不公者許諸人首告嚴法之如此則租價定矣抑謂從官裁定富豪難于無弁貧獨不敢侵漁公賦私租而有實益矣